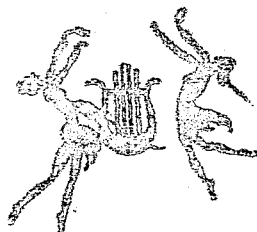


艾一創作詩集

(一)

圖



國祖·妳閉離能不

流鉄之生 名原



3 1761 6397 4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詩集）目次：

蔣湘青教授序

詩人底號角（我不能離開妳，祖國序曲）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

生死線上

饑餓線上

生命之歌

生死篇

去罷，是時候了

再會罷，污穢的鄉土

戎馬頌

風塵草

眷念草

給憂鬱者

給戰鬥者

筆排者之歌

爲祖國呼喚

一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聖河底悲哀	十六
遠航	十九
寄遠旅人	二〇
黑暗。光明	二一
人山。血海	二二
時間	二三
生命	二四
激怒底音流	二五
後記	二六

蔣序

虞書舜典篇：『詩言志。』禮孔子閒居篇：『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論語泰伯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本性情，感人易入；故其效用，首尚喚出內界力量。是必於吟詠之間，足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良以性情有邪有正，總須言志務正，不涉卑邪，始稱上品。凡迎風而懷愁思，對月作悲歌者，皆造成中國貧弱之因素，於言志胡爲者？

艾一君，出示近作數十首，命名『我不能離開妳。祖國』；讀其內容，覺語語有活氣，的是與實志一端，名實相符，誠少年詩人中之傑出者。艾一君在詩稿付梓前，索序於余，用誌數語，以爲介紹。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蔣湘青謹序

圖書



(南)

詩人底號角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序曲)

我不寫世紀低劣的詩篇，
我不唱人生悲愴的哀曲，
我要承繼詩人遺下的號角，
廣續的吹奏平民的疾苦，
和鉄的戰列的搏鬥！

我不企求和平女神的擁抱，
我不尋找人間無憂的樂園，
我要永恆的握住這枝生命的水筆；
蘸起殉道者聖潔的鮮血，
向朗麗的藍天，
寫下不朽的史詩！

一九四八、三、麻中。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

四五千年來我們就生活在這大平原上，

開墾著荒土，

牧放著牛羊，

疏浚了九河，

造起了村莊……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

妳有著悠久光輝的史頁，

億萬年來璀璨的文化，

橫穿東西的長城，

斜掛南北的運河，

還有崑崙，長白，喜馬拉，

黃河，珠江與長江……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

像屈原不能離開楚國，

海燕不能離開海洋，

雲霧永遠纏著山崗，

向日葵永遠向着太陽……

雖然這時妳已流着世紀的酸淚，

我們奔走在四方，

但我們堅信妳的復興，

必在戰鬥中成長！

像相信太陽永遠出自東方，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呵！

泉湧的熱淚沒有凍僵，

沸騰的鮮血沒有凝冷，

我們將永遠倔強的生長在這大平原上

三四、七、貴陽。

生死線上

(獻給祖國的革命戰士)

勇敢的兒女們，我們的戰士！
在這如火的宇宙裏
能視死如歸的，
必然能够堅強的戰鬥。

挺進吧，

衝破黑暗的鎖鏈

進向光明的邊

從痛苦的災難的

走向祖國勝利的明天。

你們高唱今日祖國的戰歌，

你們要採取生命於熊熊的烈火裏，

你們要以爆炸的血流與火焰，

永遠地注燒着祖國創造的大地阿！

三四、十、貴陽。

飢餓線上

(爲飢餓線上的伙伴們作)

祖國的兒女們，飢餓線上的伙伴！
在這如火的宇宙裏，
能茹苦含辛的，
必然能够堅強的搏鬥。

挺進呵，

衝出黑暗的封鎖，
走向遼闊的沙原。
沒有悲哀，沒有尤怨，
從艱難鬥爭的路程，
跨進祖國勝利的門檻。

明天，我們要挺立於祖國自由鬥爭的行列，
我們要高唱今日祖國雄渾的戰歌，
我們寧然燃起光輝的火焰，
我們要把故鄉的影子化爲輕夢啊，
但願不寄語萍蹤，——隨鬥爭去闖蕩生涯！

三四、十、貴陽。

生命之歌

誰願生命誕生在悲哀的土地上，
誰願青春播佈於罪惡的深淵。
啊，生命并非漫夜的寒星，
它應宛如五月殷紅的榴火。

誰願生命無聲的殞落，
誰願青春暮的枯奏。
啊，生命并非木月的雪花，
它應宛如暖春茁生的蓓芽。

三四、十、貴陽。

生死篇

誰不願飛燕般輕快地『生』！
然而，人間并非幻夢的天堂，
有光明，也有黑暗。

誰願意落花般悲愴地『死』！
然而，人間并非理想的樂園，
有新生，也有死滅。

三四、十、貴陽。

飢餓線上

（爲飢餓線上的伙伴們作）

祖國的兒女們，飢餓線上的伙伴！
在這如火的宇宙裏，
能茹苦含辛的，
必然能够堅強的搏鬥。

挺進呵，

衝出黑暗的封鎖，
走向遼闊的沙原。

沒有悲哀，沒有尤怨，
從艱難鬥爭的路程，
跨進祖國勝利的門檻。

明天，我們要挺立於祖國自由鬥爭的行列，
我們要高唱今日祖國雄渾的戰歌，
我們更燃燒起光輝的火焰，
我們要把故鄉的影子化爲輕夢啊，
但願不寄語萍蹤，——隨鬥爭去闢蕩生涯！

三四、十、貴陽。

生死線上

(獻給祖國的革命戰士)

勇敢的兒女們，我們的戰士！

在這如火的宇宙裏

能視死如歸的，

必然能够堅強的戰鬥。

挺進吧，

衝破黑暗的封鎖線，

進向光明的邊緣；

從痛苦的災難的路上，

奔向祖國勝利的明天。

你們高唱今日祖國的戰歌，

你們要探取生命於熊熊的烈火裏，

你們要以爆炸的血流與火焰，

永遠地注燒着祖國創造的大地阿！

三四、十、貴陽。

戎馬頌

牠們，是一羣任重致遠的伙伴，
昂着頭，灼閃着火似的眼光，
懷着緘默的勇敢，
馱負着鬥爭的軍火，
更馱負着祖國的勝利，
剛強地，在春天綠色的原野裏，
漾起飛馳的波瀾！

牠們，是一羣忠實的助救者，
昂着頭，灼閃着火似的眼光，
懷着緘默的勇敢，
馱負着鬥爭的軍火，
更馱負着人類的自由，
勁健地，在祖國康莊的大道上，
揚起漫天的飛沙！

三四、十二、麻江。

風塵草

不讓幻想的指尖撥弄真理的弦線。
縱使是險巇的高原，
抑或是坦蕩的平野，
我不會停滯勇邁的行脚。

在我青春的旅道上，
草原的駿馬，
不是我企冀的代步。
在我生命的急浪上，
迅捷的風帆，
不是我期待的救援，

任憑自己勇健的行脚啊，
我已躍過無限生命的艱險！

三四、十二、貴陽。

眷念草

——寄饒松——

松，你含着無限的感傷，
像夕陽吻着西山悄然而沉落，
彼此閃爍着淚雨，
讓沈默說出內心的溫暖與期盼，

松，怎能讓歲月抹上深深的灰色，
生命宛如枯槁的蘆葦？
我將用綿綿的友情織成活麗的銀帆，
從遠方帶來你的暢歡與祝願！

三五、春、鱸山。

給憂鬱者

你說你的眼淚，
猶如汨汨的江河。
你說你的寂寞，
猶如浩浩的沙漠。

朋友！

有血的人是沒有淚的，
有人的地方便沒有寂寞。

怎麼，

在熱血鼎沸的人羣裏，
你還掛着感傷的苦淚。
在歌聲洋溢的地方，
你還擁有自私的寂寞。

三五、三、鐘中。

給戰鬥者

你們的靈魂，

永遠像五月火紅的榴花，

綻開在青春的原野上，

你們，
高擎着三民主義的火炬的行列，

在血斑火星交鋒的白晝，

抑是雷波劍影閃光的黑夜，

復仇的火，

在遼闊的原野裏燃燒。

你們的呼喚，

永遠像海浪激怒的咆哮，

汎濫在瘡痕的大地上。

你們，
高擎着民主自由的旌旗的行列，

在槍林彈雨交織的白晝，

抑是烽火硝煙瀰漫的黑夜，

勝利的歌，——在廣敞的大地上飛揚。

三六、九、麻中。

筆耕者之歌

我永遠是誠摯而又貧苦的筆耕者啊，
 爲祖國掀起戰鬥的激流，
 爲民族滋育新生的自由。
 當我承認『公理』的永在，
 我憤怒的筆會通過羣衆的思想而化作一柄
 銳利的刀鋒
 向吸血的蟲豸們無敵的擲射。

我永遠是誠摯而又貧苦的筆耕者啊，
 誰背棄時代的苦難，
 我便予誰以嚴厲的擲擊。
 誰背起喋血的刀槍，
 我便予誰以無聲的頌揚，
 當我承認『正義』的永在，
 我憤怒的筆，
 便是一枝有力的武器啊！

三三、十、貴陽。

爲祖國呼喚

爲祖國

滋育新生的自由，
忍受面色的光輝。

爲祖國

平弭不義的內爭，
忍受生活的艱辛。

千百萬征人，

馳騁於祖國的心臟，
面迎着血腥的風暴；
以生命去換取世紀的黎明！

爲祖國

可恥風狂的流血，

才發出殘酷束縛的呼喚！

爲祖國

茫然愚蠢的紛擾，
才演出憤怒悉怨的現實。

千百萬征人，

馳騁於砲火繁隆的原野，
面迎着鋼鐵的風暴；——以火焰去淬燒瘡痍的大地啊！
三六、九、麻江中學。

聖河底悲哀

——悼印度聖雄甘地——

『我寫『聖河底悲哀』的動機，乃是因爲讀了『甘地萬歲』之後感，故直接取材於此，或者可以說是由此

改鑄而成。』在這彌天烽火，遍地狼煙的獸性猖獗的時代裏，

甘地——這先知，

三十年如一日的，

他堅信着一個永不泯滅的普遍的真理：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一種目的可藉另外的手段達到。

因此，他摒除一切嫉妬與厭惡；

而以並無政治作用的絕食，

完成了印度不流血的民族解放運動。

使沈淪在異族統治下兩個世紀的古國，

重見一線自由的曙光！

印度有甘地確是印度的幸福。

在這彌天烽火，

遍地狼煙的獸性猖獗的時代裏，

甘地——這聖者，

三十年如一日的，
他堅信著一個永不泯滅的普遍的真理：
以惡報惡的結果是使罪惡更形擴大，
暴力決不能被更大的暴力撲滅。

因此，他摒除一切嫉妬與厭惡；
經過一百二十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絕食，
以崇高偉大的愛善贏取了宗教間的容忍，
方息止一場兄弟鬩牆冤恨無恥的內爭。
同時，也以一己的良心給予全世界每個被
法西斯蒂主義者所蹂躪迫害的弱小民族，
以真理的呼籲和正氣的援手！
人類有甘地確是人類的驕傲。

在這彌天烽火

遍地狼煙的獸性猖獗的時代裏，

甘地——這領袖，

三十年如一日的，

他堅信著一個永不泯滅的普遍的真理：

政治即是人，人民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軀體和靈魂。

因此，他摒除一切嫉妬與厭惡；

而以由個人而羣體的外在的最大自由和

內在的最大發展爲宗旨，
不斷的掀起了時代民主自由澎湃的思潮！
時代有甘地確是時代的光榮。

在這滔天烽火，
遍地狼煙的獸性猖獗而人性尙存的時代裏，
一九四八年元月三十日永遠是個
悲慘殘酷的日子！

三七、二、十七、麻江中學

遠航

拭去蒼澀的淚雨，
抹去心靈的暗雲，
我願以高亢的歌聲，
唱向美麗的黎明。

午夜留下的綺夢，
在記憶的海濱，
掀起嬈嬈的玉帶啊！
向浩淼的狂瀾，
我的年青的船，
決不尋找避風的港灣。

三五、夏、鱸中

寄遠旅人

(給北萌)

你洒浮於血火中的，
艱困地度着苦難的日子的遠旅人啊！

背起破碎的行囊，
懷着風砂的心情，
慵倦而又倔強的，

你跋涉過千山萬水，

疾奔於祖國瘦瘠貧血的原野！

沒有悲哀與尤怨，

而永遠忠實於一顆潔淨的靈魂

——那不滅的真理的主宰。

迎着世紀的朔風，

忍受深痛的疾疾，

以生命作武器，

邁向民主自由的旅途！

三七、三、麻江。

黑暗。光明

我雖不愛黑暗，

我確習慣於摸索在闇暗而又坎坷的長途。

我雖愛光明，

我確憎厭平庸的光明的陶醉。

深夜，

我堅強的佇立在黑暗與光明交界的疆域，

不祈求安靖的長夜的擁抱，

更不怕悲哀的浪花浸溼我甘美的希冀。

讓黑暗與光明作激怒的鬥爭！

呵！

當黎明引牽我走向更生的藍色的日子，

我確依戀黑暗中一點螢火的溫熱。

三三、六、麻江。

人山。血海

那山

是人疊成的山。

那海

是血匯成的海。

那山

鐵柱似的屹立着。

那海

原子般在爆炸。

那山

象徵祖國的巍壯。

那海

象徵沙場牧者的倔強。

那山

永遠的歷史的燈塔。

那海

將注入四萬萬七千萬生命的血管！

三五、從江。

時間

誰願時間空虛的過去，
誰願生命無聲的殞落，
而我們，是時間的主人，
不是時間的奴隸。

誰空負時間，
誰便不懂崇高的生命的真諦。
誰徒有時間，
誰便拋落在時間的海浪的後邊。

在鬥爭的歲月裏，
我永遠的駕駛着時間的輕舟，
向無限的艱險，
追尋我無限的希冀。

三四、七、十二、金筑。

生命——

生命

像一支剛穿鑿過山壑而來的，
遍體鱗傷的淺澗，
帶着希望，
猛然突破了阻塞却又被無罪的囚禁！

生命

像一株笑容可掬的初春的山桃，
帶着希望，
綻開在血腥氣瀰的原野，
剎時又將化為污穢的泥淖！

生命

像一朵浮遊於高闊的藍天的
無家的雲霓，
帶着希望，
東奔西竄永作猶太痛苦的飄泊！

生命

像萬點閃閃於夏夜靜靜的柳林的螢光，
帶着希望，
驟然追逐前去的行列却又挑亮自己微弱的尾火，
召引後者前進的方向！

生命

像一顆能使天坍塌陷的爆烈的原子，
帶着希望，
爲滿足一己的慾求，
而不惜毀滅宇宙萬物的生機！

三七、三、麻江。

激怒底音流

我以壯麗的歌喉，唱出大眾的呼籲！
我以熱烈的希望，唱向輝煌的太陽，
唱向守護祖國的城壘的勇士，
唱向汎濫起綠色的生命的原野。……

我的歌，就是一柄喋血的軍刀，
帶着太深的恨怨，
去殺盡毀滅人類萬世和平的野獸。

我的歌，就是一支生命的長流，
帶着太深的恨怨，
流向災難的土地，
流向啞凍的人心，
流向那悲哀的人間地獄裏去，

我的歌，就是上帝手裏的 bible，
能使大眾感到愛和憎的距離，
同情與仇恨的所在。

我的歌，就是一把真理的通明的火炬，

帶着自由的幸福，
點亮和了和平人類的殘燼。
我堅強的志士！

我底悲憤的歌，

我底戰鬥的歌，

可能給我們些許的溫暖嗎？

我在極度的渴與祈求

——那聲親切殺勇的回答。

三三、八、黔南。

後記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原是我與饒松君合集的，原名『生之鉄流』。

送審時在民國卅四年七月裏，後因饒君離黔東下，不久我亦離筑執教黔南，因此，這集子便遭擱置的厄運！

今年，加以重選與重編，免強湊上二十三篇富有『戰鬥性』的短詩，這些篇章全是些拙劣可笑的產品，只以寫作年月的距離，足夠看出『風格』的差異，『技巧修養』的懸遠了。

可是我終於信仰：『先問耕耘，後問收穫』的箴規，從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創造，那末讓新詩穿上草織的鞋，踏平那長滿荊茅的野生地！而今天這集子的誕生，就暫作我詩的邊途上，一塊標明里程的木椿吧！

一九四八、四、一、於黔南麻江。

預告

詩集：

生命之河

艾一著（籌印中）

凱旋門

艾一著（闕整中）

散文集：

山嵐

饒松艾一合著（編整中）

投槍集

饒松艾一合著（編整中）

我不能離開妳，祖國

（原名『生之鉄流』）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貴陽初版

著作者 艾一

印刷者 貴陽林生印刷廠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42
449010

